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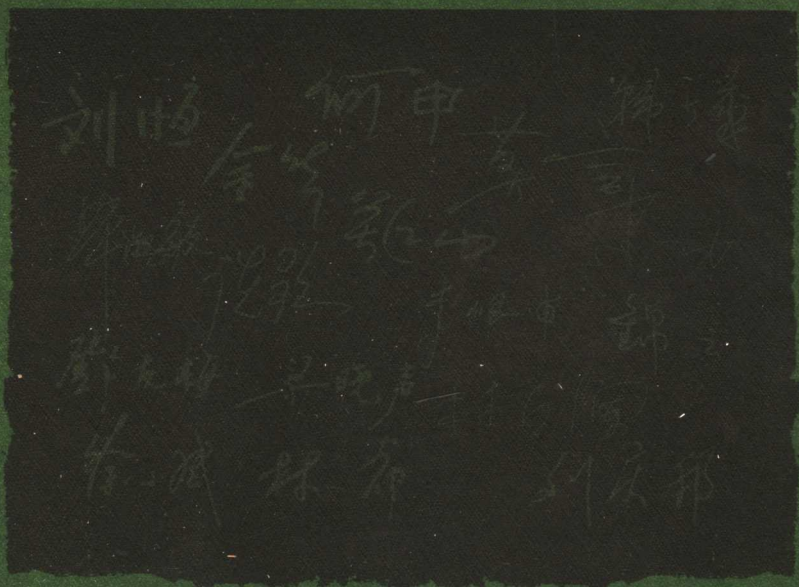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  
1950~2005

《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篇小说卷

下

# 现实一种

刘恒 / 章德宁 / 主编



同心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素描分册

# 现实——种





# 北京文学五十年

## 现实一种 中篇小说卷(下)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实一种：中篇小说卷（上下）/刘恒，章德宁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北京文学》55年典藏）

ISBN 7-80716-164-7

I. 现… II. ①刘…②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789 号

现实一种：中篇小说卷（上下）

---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刘霆昭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电话：(010) 65298603、65298683

E-mail: txcbzbs@bjd.com.cn

印刷：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47 印张

字数：1150 千字

印数：8000 册

定价：68.00 元（上下）

---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北京55年

## 中篇小说卷(下)

## 目录

|                     |         |
|---------------------|---------|
| 自杀叙述·····           | 张 宇/359 |
| 预约死亡·····           | 毕淑敏/387 |
| 小人不可得罪·····         | 袁一强/426 |
| 落 魂 天·····          | 关仁山/453 |
| 天下荒年·····           | 谈 歌/478 |
| 校园里有一对情人·····       | 阿 宁/508 |
| 陈 麻 子·····          | 啸 客/539 |
| 钳 工 王·····          | 梁晓声/573 |
| 谁给你传球·····          | 徐 坤/601 |
| 万 寿 寺·····          | 王小波/632 |
|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 刘 恒/647 |
| 海瑞罢官(历史剧)·····      | 吴 晗/699 |
| 附录一:存目              |         |
| 附录二:《北京文学》获国家级奖项的作品 |         |



## 中篇小说卷（下）

# 自杀叙述

张宇

完全是自杀这个词语启动了我对张老大的回想。他已经死去多年，埋葬在我的忘却深处。自杀这个词语就如同一根钓竿，从我记忆的深渊里把张老大钓出来。这让我感受到一种联想的恐怖，因为我想到逝去的是生命，活着的是词语。

风沙使那个黄昏披头散发。一个盆景艺术家就站在这个黄昏里问我，为什么当我在书里写到家乡人自杀时总是上吊，我久久不能够回答。我从来没发现我的这种重复。这种重复来源于我们家乡的生活，就想到我们家乡人对自杀实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性，差不多都是上吊。我仔细去想，这可能于我们家乡人一生劳作有关系，年年月月生活在山里，总用绳子捆东西，捆来捆去最后就想到了捆自己。上吊，实际上是使用绳子的一种惯性。

这才想起来我们乡下的棋手张老大，我想起他，仅仅由于他自杀时没有上吊，而是服毒。这让我感到内疚，说起来张老大曾教我下棋，我不该这么忘却他。看起来，人是很容易忘恩负义的。

小时候张老大总在我家门外十字街头摆一个棋摊儿，因为他没有腿，不能够干农活。我对他两只手抓两只小木板凳走路感到好奇。就躲开家里人，用两根绳子把自己双腿捆起来，扶两只小木板凳走路。结果使我碰得头破血流。我大约从这时学会体验别人的痛苦。就去站在棋摊儿前，替张老大捡回滚到远处的棋子。后来学着给大人们摆棋，就这样学会了下棋。入学之前，我已经是棋摊儿上的小棋手了。

上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郑老师是个棋迷。多少次我们俩正下棋，上课的钟声响起来。他不放我走，我就坚持把棋下到底。那时我年幼，还不会虚伪，从不让老师棋招，常常把老师杀得惨败。郑老师教我语文课，为了把下棋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他还要给我补齐算术。算术老师讲一节的课，他说着笑着三两句就能教会我。后来他不敢再占用课时和我下棋，据说算术老师告状，郑老师挨了校长批评。从此以后，我就很怀念那些占用课时下棋的时光。我当然不明白，我在怀念那些违犯纪律践踏法则的精神愉悦。

由于下棋能够满足自尊心，直到现在我还是个棋迷。省象棋队的寇云峰大师曾评价我的棋，不拘章法不求方圆，自在随意，如果看看棋谱，定会精进为高手。他这么评价我，我已经知足，足说明我的棋艺不同一般。但是，我无心精研棋谱，下棋对我只是娱乐。我牢记着张老大一句话，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不敢再分心。

别看我的棋艺不凡，如果张老大还活着，我自知还不是他的对手。他曾是我们家乡有

现实  
一种

名的棋手。所以，以一个名棋手的智慧，他自杀时没有上吊，决不是因为残废没法上吊，他可以把吊死绳就近挂在窗户上或门栓上。他没有上吊，是因为他一生并不习惯用绳子。他服毒自杀，是因为他一生总为吃饭奔波，吃，是他的一种惯性。还有一个凄凉的原因，他选择服毒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别人着想。

他没有在家里服毒自杀，而是走到乱坟岗才服毒的。在他死后的现场发现，有一只高温瓶，瓶里还有水。这水很可能是凉开水而不是生水。这说明张老大在自杀时还在记着要用开水吃药。再就是他在坟地自杀的动机，他死后人们就不用把他抬到那里了。这就是说，在决定自杀以后，他自己先把自己的尸体搬运到了乱坟岗。

那是夜晚。夜晚总是收割生命的最佳季节。张老大带着一小瓶开水和毒药，两只手抓着两只小木板凳，迈开他那八条腿，离开家门悄悄地摸出了村庄。但是，那两只小木板凳一定敲响山村的夜晚。可惜没有人听到。或者有人听到了，没有引起注意，把它当成什么别的响声。没想到有人上路了，这响声是死亡的脚步声。

从村里到乱坟岗，差不多二里远。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残废人，这段路同人生一样漫长和遥远。山区的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他一定是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一路摸索着爬着滚着来到了村外的小河边。

小河上没有桥，河里支一行大石头，平时人们来来往往全是踩着这一行石头过河的。张老大没有腿，这一行石头对他没有帮助。可以想到，他为了过河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河水虽然不深，对张老大来说，却如同天险一般。他又要过河，又要保护水瓶和毒药。水瓶和毒药这时成了他通往死亡的桥梁，如果破坏了这桥梁，他就到不了彼岸。天知道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也许他早就想到了这一层，像在棋局上中盘拼杀就想到残局一样，反正他成功了，死亡使他创造了奇迹。他终于走完这段人生最后的不平的路，到达他生命的终点乱坟岗。

他死后人们才忽然发现，没法向他家里人报丧。谁也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找不到他的生，也就无法完整他死的来历。

—

老年人说，张老大到我们村里，比日本鬼子来得早，跑老日时，他已在我们村里落户。老年人就是历史。历史在他们的回忆里发芽开花。

从那以后这几十年，张老大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他的来历。他把他的来历谜一样带来，又谜一样带进了乱坟岗。好像这个人喜欢独往独来，来时一个人无影无踪，去时一个人无声无息。就像在雪地上行走的狐狸，一边走一边用尾巴把自己的脚印打扫得干干净净。

刚来时，他在街上摆棋摊要饭，和打着莲花落的瓦片要饭一样，主要是要饭。输了呢，陪人家玩。胜了呢，对手就管他吃饭。这比直接开口要饭要容易，直接开口要饭像强盗，人们不情愿就范。摆棋摊儿要饭，就使他的乞讨有了载体，加进了舒缓的叙述过程，人们

在接受这个叙述过程时一点点进入，就轻易接受了他乞讨的目的。再者，他陪人家下棋，人家管他吃饭，这里边似乎有交换一样，人们在施舍时心里不亏。正好呢，这村里棋迷多，又差不多都比张老大水平低，就使他和棋迷们混成了朋友。从这里开始，他和村里人建立了一种关系。

象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从来就是沟通情感提供交往的媒介。由于在棋局上双方是平等的，无论双方地位高低，一进入棋局就进入了一个自由平等竞争的世界，人品和尊严全要通过棋子表现出来，别无选择。这样，张老大在棋局上和棋友们建立起来的关系和感情，慢慢向棋盘外漫延和扩散，终于把原来乞讨和施舍的关系调正过来，使他和棋手们成了棋友。棋友就是朋友，棋友也就是战友，看着他可怜，棋友们就动手在村子寨墙边给他搭了两间草房，一间住人一间做饭，让他落户住下来。

落户以后，他在街上摆棋摊儿改变了方法，和本村人下棋主要是玩，和来往行人下棋，就开始赌钱。也不多赌，每盘棋一毛钱的赌注，说白了还是巧要饭的勾当。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知道了他的毛病。他腮边长一撮很长的黑毛，和人下棋时，他的手指头老玩弄这撮黑毛，就说明他一直占着上风。玩着玩着不玩了，手指头离开了这撮黑毛，那就是遇到了强手和险棋。如果他不再玩弄黑毛，那黑毛自己哆哆嗦嗦起来，那就是他遇到了高手解不开棋局，要输棋了。由于这撮黑毛，后来村里人和他开玩笑，就给他起了个黑毛的浑号。我们小时候就叫他黑毛叔。其实他比我父亲要大许多岁，只因他是外路人，会说话会处事儿，只要同辈人，无论大小岁数他都给人家叫哥。这叫哥的称呼里自然也强烈地燃烧着他作为残废人的自卑感。

那时候他在寨墙边住了下来，平时和人下棋，自然不缺吃喝。偶尔有远村棋友来访，大都格外给他捎些口食，棋友们之间又增加了情谊，又接济了他的生活。村里人善良，爱不爱下棋都一样，过冬过夏，人们也给他几件旧衣裳。婆娘们去河里洗衣裳时，路过他家门口，也给他捎几件，捎带着洗洗。过年过节时，棋友们先是提着大竹篮挨门挨户给他收几篮馍，一下够他吃几个月。他一边吃一边在席上晒干，就不缺馍吃。贴春联时，人们也给他写一幅贴上，给他添一份福。这样他看着这村里人情厚，待下来生根，就哪儿也不去了。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经成为我们村里的人，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户口。但是他从来不对别人说自己是哪里人，解放后共产党搞那么多大的政治运动，谁也没有让他开口交代过来历。他只说他是孤儿从小要饭，就没有家，人们也就不再对一个残废人追究这些问题。再一个就是他的腿，他从来不说为什么断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好像有天下雨，我戴着雨帽去他家学棋。下着棋说着话。他说他的腿是年轻时和人家赌棋，输棋后让人砍去的。记得当时我认为他开玩笑，不相信他的话。他为我的不相信哈哈大笑，那笑声很怪，从屋子里溅出去淹没在雨雾里。而且他笑的时候，他那一撮黑毛忽然哆嗦着颤栗。他的笑声突然爆发出来，又一下就收了回去。收住笑时那脸上很狰狞，我当时曾为此感到恐惧。现在我听到那笑声从岁月深处又响起来。我相信了。现在我才相信了他说的话。他一定是和强人赌棋，而且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场合，输棋后确



实让强人砍去了双腿。这让我联想到那遥远的剧烈的疼痛。

他是带着一个男人一个棋手的屈辱踏上了乞讨的路，沿路摆棋摊儿要饭，来到了我们村子。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在我们村子里住下来是必然的。村里人对他好不好，人情厚也罢薄也罢，他都要住下来，因为他再也没有力气扶着他那两个小木板凳向前边走下去了。一个热血汉子由于赌棋让强人砍去了双腿，这等于斩断了他前边人生的路程，这等于在精神上宣判了一个男人的死刑，从此后排山倒海的屈辱埋葬着他，他再也站不到人生的地平线上了。但是，他的年轻的肉体还没有丧失生命的机能，求生的本能欲望如烈焰一样烤着他的肉体，仅仅是为了活命，他的肉体勇敢地拖起了他那倒下去的精神，两只手抓起两只小木板凳，肩负起山一般沉重的屈辱，离开了凶险的家乡，踏上了乞讨的路程。

可以想像他在乞讨路程上的艰难困苦，隐名埋姓摆棋摊儿要饭，饥一顿，饱一顿，热一口，凉一口，这一顿一顿一口一口拌着他自己的屈辱咽下去再咽下去。要饭和赶路成了他白天全部的劳作，夜晚歇息下来，那双腿健在的日月的回忆又撕裂着他的内心伤痕。他的肉体拖着他的精神的尸体，他的精神尸体又压迫着摧残着他的残废的肉体，赶到我们村子时，他是实在拖不动了。实际上，在到达我们村子时，作为一个男人，他从精神到肉体全部垮了下来。于是，他住在我们村里再也不走了，其实是他倒了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这时候他的肉体把肩上的屈辱，把一直拖着的精神尸体卸下来，悄悄安放在我们村子里。这才把肉体解放出来，掂起他精神生前的遗物，把一个棋摊儿摆在了十字街头，用他精神的躯壳变卖饭吃。这一点，在他数不尽的棋局上轻易就能找到佐证，一个因赌棋敢输去双腿的棋手，棋局就是他的生命。但是张老大和人下棋，或输或赢从没有和对方红过脸闹过别扭，这对一个视棋局为生命的棋手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自从他的双腿被砍去以后，他的作为一个棋手的生命已经连着他的精神葬在他的一个男人的屈辱里。他的肉体到达我们村子后，在悄悄安葬他的精神尸体的同时，一个棋手的生命也熄灭了。那么，天天坐在棋摊前下棋的不再是一个棋手，只仅仅是一个肉体。

张老大腮边那一撮黑毛实际上是他的肉体升起的一面旗帜。肉体渴望生存害怕饥饿，胜利时想着到手的饭菜，就沾沾自喜地用手指头玩弄他那撮黑毛，也就是在玩弄在欣赏他即将到手的饭菜，像猪望着主人手端食物向它走来时愉快地哼哼着摇起那小小的尾巴。遇到强手时害怕挣不到饭吃，就忧心忡忡，手指头和那撮黑毛同时发呆。遭遇到高手时就想到了输棋后没有饭吃，那撮可怜的黑毛害怕地发抖起来，为即将到来的饥饿和寒冷哆嗦。

从这里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一个秘密，张老大一生老不对人说自己是哪里人，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不让人们看到他那被强人砍去的流着鲜血的双腿，不让别人看到他那屈辱。一个下雨天，他偶尔失口，连忙又用笑声掩盖起来。由于那天下雨时他独自面对一个孩子，就放松了警惕，一直拧紧的弓弦忽然松动掉出来一个悲哀的音节。

我这样想，张老大在我们村子里住下来以后，经过艰苦地努力，已经完成了对过去生活的告别，开始建设一个新的残废人生活的梦。他在街上摆下棋摊儿，他在寨墙边有了住所，他的肉体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可能再有新的希望，他准备就这么生活下去了。

况且他看到没有残废的人也是这么生活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像山坡上吃草的绵羊一样没有思想，安安稳稳地打发着日子，等待那死亡的到来。

我曾听我家族的人说，张老大落户不久，大概是第二年的冬天，他曾托人向我们张氏家族求情，想投奔我家族，认下族亲。他对中间人说，姓张的如果能收下我，我死了以后就不用去乱坟岗。后来我家族拒绝了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张老大曾十分伤心。过年后春暖花开时，他让人帮着，去看过乱坟岗。虽然年轻，由于残疾，格外对死亡敏感和恐怖，在我们村子住下来以后，他就觉得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听到死亡的召唤了。

后来他求别人弄来两棵桐树苗，栽在了他的房屋前，他见天都扶着小板凳给树浇水，把夜里的尿也倒到树下。他这么做，明显是给自己准备将来的棺材。山里人都有这个习惯，年轻时给自己栽几棵树，老年来做棺材时不困难。山里人的习惯，如果日子过得很富裕，老年后要亲自看着给自己做棺材。他们说这是给自己来世盖房屋。做棺材时，亲戚朋友还要来送礼，四方八面客人还要来祝贺，来吃酒席，真像庆祝盖新房子那般。通常在这种场合，老年人听着悦耳动听的斧刨声，知道未来有了安排，就格外兴奋地端起酒杯，十分满足地连连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值呀活得值呀！这好像就是山里老年人的幸福了。

张老大又看坟地又种树，这无疑是在早早给自己设计后事。他的肉体在安葬了自己的精神尸体之后，又开始准备安葬自己失去双腿的残缺的自身。不出什么意外，张老大是没有能力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了。

甚至我想到，他这么小心翼翼地建设着自己通向死亡的梦，而且已经通过种树扎下了基础，如果没有意外，他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他的精神毁灭以后，他也就永远没有了自杀的勇气。肉体永远渴望生存，自杀是一种精神行为。自杀不是软弱的，永远是给强者设计的死亡形式。

但是，生活还是毫不留情粉碎了张老大的梦想，日本鬼子的到来改变了张老大命运的历史。日本鬼子的炮声炸碎了张老大的梦，他的梦的碎片像烟尘一样被炸成粉末飞满了天空。日本鬼子的刺刀划破了张老大一个残废人平静的日子，命运不放过他，又一次把他推到了生死的关头。

## 二

日本鬼子的小钢炮声顺风飘到我们村子上空时，正是麦子黄梢即将成熟的时候。一九四四年的太阳应该对这个季节有着深刻的记忆。山里人开始往深山里逃跑，日本鬼子的枪炮声像放羊的鞭子一样把山里人一群群赶起来，他们离开香喷喷的庄稼，离开热乎乎的家，没命一般向深山里逃跑。人们在逃跑时连思索都没有，从远外传来的对于日本鬼子的传说，已经使人们觉得这来自日本国的人不再是人而是凶猛的禽兽，就像羊看见狼那样连想都不想，逃跑成为一种本能。于是当人们后来回忆这个时代的时候，就轻易说那是跑老日的时候。跑老日便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深刻的记忆，也成为对那个时代的命名。

跑老日这个生动的词语使人想到，善良的人们经过一代又一代对于强暴的反抗和挣扎，

已经再也看不到出路，再也看不到自己反抗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力量，使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受尽了历史的压迫和摧残，习惯了自己的软弱和屈辱。有外族入侵时，受外族人强暴，没有外族入侵时，本族人自己又强暴自己。生活在最低层的人们，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抗争失败之后终于软软低下了自己的脑袋，再也抬不起来了。一代一代人对于强暴的逃跑，成为一种惯性而进入了遗传，甚至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又把这种面对强暴时的软弱行为作为一种美德教育人们，从而使这种屈辱和卑劣进入了堂皇的文化。我甚至感到，在我这个现代人的血管里仍然流动着这样的血液。

对山里人来说，当年的跑老日，还有另一层意识，一个是逃避强暴，对于日本鬼子的恐怖，再一个就是因为别人跑我也要跑，因为大家都跑我为什么不跑？这就使许多山里人跑了几年老日，连见过老日啥样都没有，连老日的一根毛也没有见过。就像许多羊只见过对于狼的恐怖而没有见过狼一样。在这里，对于狼的恐怖比狼自身更让羊感到恐怖。

然而别人都跑，张老大却不能够跑。他虽然长着逃跑的心，却没有了逃跑的腿。听到日本鬼子的钢炮声以后，村子的人几乎跑空了，把他独自的剩在了村子里。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有时间有机会想到照顾他这个残废人，在突然到来的灾难面前慌了，再也想不到要照顾他。于是，村子里的人跑空了，把这个残废人留在了抗日的第一线。张老大像一个孤零零的棋子一样留在了空旷的棋盘上，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敌人。

开始时张老大也想到了逃跑，并且双手抖动着抓住了他那八条腿的小木板凳，并且已经走出了家门，来在了路上。这时候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么逃跑是无用的，日本人说来就来，已经听到枪炮声，自己是怎么也跑不开的。便又拐回去，回到了家里，想到了躲藏。立刻想到了各种各样的藏身之处，山洞里红薯窖里甚至牲口棚里，但很快就被他又一一否决了，他这八条腿连躲藏也是不能够的。别说日本人来了，就是不来，他也钻不进山洞跳不进红薯窖和爬不上牲口棚那楼上的草垛堆里。就是别人把他弄到一个地方，没有帮助，他也出不来。那就等于找死，因为光是饿也把他饿死了。他发觉自己确实走投无路了。就像棋局上的老师一样，四面围困，求生的路一条又一条全被切断了。

想到这里，他坐在自己寨墙边的草屋忽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从草屋里传出去就散失在寂静的村子里，像破了的瓦罐传出的响声一模一样。这笑声抖开了他全部的无奈和软弱，说明他的肉体经过挣扎现在已经彻底感到绝望了。他听着自己的笑声，他没有想到他此刻还能笑出来，他在他自己的笑声中颤栗。

几乎是随着他自己笑声的同时，他的心莫名其妙地怦怦狂跳起来。他感到像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团热浪，在他张开口笑时吸入了他的腹内，开始在他肚子里翻腾着翻腾着一下着火了。他心里感到有烈焰在熊熊地燃烧起来，一个火球在烈焰中滚动着滚动着像天上的雷一样炸响了，一个闪电般的念头跳了出来，照亮了他的全部生命。

他没有意识到，在这生死的紧要关头，在他的肉体彻底感到绝望的时刻，他的沉睡了许久的精神突然复活了。他的精神像入冬长眠的龙蛇醒过来抬起了头，像入定高僧睁开了眼睛，像烈火中的凤凰又涅槃再生了。他的精神在笑声中一复活，就伸手掐灭了这笑声中肉体可怜的哭泣，注入这笑声以新的内容，敲响了战斗的钟声一般。

这古老的村庄，这多病的房舍，这曲曲弯弯的道路，这多灾多难的十字街头，都应该有这样的回忆，没有双腿的张老大双手抓着两只小木板凳，在这天清早毅然又把棋摊儿摆在了十字街头，用自己的棋子当武器，在这儿布阵迎战就要到来的日本鬼子。

无疑，在张老大人生的棋局中，这是空前绝后的一着险棋。年轻时和强人赌棋，也只是押上了两条腿，这一次他是把自己全部生命押在了棋局上。别说胜负没有把握，连这队日本鬼子会不会下象棋和会不会和他这个残废人下象棋，他都一概不知。只依稀听人说，这日本鬼子不仅喜欢杀人和搞女人，还喜欢书法和下棋。这就够了，棋局永远是变化无穷的，只有迎上去才能看到水激浪翻。

仿佛肉体永远是精神的奴隶，张老大的精神一复活，就恶魔般兴风作浪，驾着自己这残疾的躯体像一个舵手驾着自己的破帆船对着风浪和敌人就迎了上去。

空旷的村庄就像一个布满陷阱般棋格的棋盘，在一九四四年春天的阳光下展开，张老大把自己像一个棋子般押在了十字街头。已经听到日本鬼子的马蹄声和脚步声了。

这时候风吹过来，向张老大送来了田野里的新麦的香味，他吸几口麦香，像品尝到美酒的香味一般心醉。抬起头来，看一眼村外的田野，绿色的田野里正弥漫着这一块又一块的杏黄的麦浪。麦田在这时候的色彩，不再像少女的心地那样净绿而单纯，活像一个少妇在迷人的夜晚羞答答让人解开了胸怀，在经受幸福的颤栗之后孕起了甜蜜，于是那脸上的微笑就洋溢出一种少妇成熟的性感，这即将成熟的麦子的杏黄就像少妇脸上的微笑在春风里把性感一浪又一浪的波动着诱惑着这个世界。大自然没有在灾难面前惊慌，麦子没有在敌人到来时逃跑，她们信心十足地陪伴着我们的棋手。

张老大看着日本鬼子排着队不慌不忙走进了村子。他看到走进我们村子这队日本鬼子人数并不多，也有一二十个人。也只有一个当官模样的骑着马，其他的背着枪跟在马后。队伍后边有一头骡子驮着一门炮，一看便知是当地的骡子，这骡子与那当官的骑的大洋马对比很鲜明。后来张老大经常想日本人为什么个头不高，大洋马却那么高大，他一直没想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再就是那门炮也很小，和日本人个头一样，却能打出那么大的炮声，传几十里远，把人们炸得四处奔逃。

这队日本鬼子从哪里来，要奔哪里去，为什么途经我们村子，也像谜一样留在岁月的深处。张老大只看着他们大摇大摆，看那样子就知道这村里没有人抵抗一样。他们好像已经习惯走进这样的没有人烟的村落。张老大觉得他们太张狂，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放进眼里。于是张老大故意咳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也算向他们挑衅，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壮胆。因为生和死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日本鬼子看见了张老大的棋摊儿，直奔他而来，那头大洋马走到他跟前时才收住了蹄子，队伍停了下来。随着当官的哇啦一声，队伍散开来休息。当官的也从马上下来，有人接住马缰绳拴在了旁边的树上。日本鬼子一个个向他围过来，像人们在赶集时围住耍猴儿的一模一样。

一柄刺刀慢慢从空中伸过来，那刺刀上还闪烁着点点滴滴的阳光。这柄刺刀伸向张老大的脖子。张老大一下就感觉到这是吓唬他不是杀他，杀他不会这么慢也不会什么也不说。

他觉得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总要说点什么。狼咬人时还叫一声呢。这柄刺刀伸过来，架在了张老大的脖子上，刺刀的森凉通过脖子传遍了全身。还使他感到了一种甜，一种又腥又甜的味道钻进了鼻孔，然后像小虫一样爬进肚子落在了他的心上，像苍蝇落在馒头上那样。

“你的不害怕皇军？”

“都是人，我怕你们干啥？”

日本鬼子哈哈大笑起来。也收起了架在他脖子上的刺刀。好像他们对他的回答觉得很有趣，便都对他和气起来。于是几个人就围着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就说在这儿等着和日本人下棋。日本鬼子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和别人一样逃跑，他也就大大方方说你没看我有没有腿怎么跑？日本鬼子又问他为什么要和皇军下棋，他这时才板起脸说不是下棋是赌棋。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刚才对他们太客气，对敌人不能太客气，就板起了脸。

“怎么赌？”当官的一直没开口，这时忽然问他。

“你们输一盘给我一块钱。”

“你的输了？”

“我给你这个。”张老大指指自己脑袋。日本军官惊奇地瞪大了眼。

“你的赌命？”

张老大点点头。

“我们的赌钱？”

张老大点点头。

日本鬼子哇哇啦啦都叫喊起来。叫过之后，当官的一摆手，就走出来一个鬼子坐在了棋摊儿上。这时张老大最担心的是日本鬼子在棋局上不守规矩，不该吃的子他一定要吃，马别着腿他一定要跳，炮没有隔山他一定要打，车不准拐弯儿他一定拐弯儿，卒不准一次走两步他一定要走。他就没有了办法。再就是他害怕日本人的悔棋，他吃你的子你没办法，你吃他的子他抓住不让吃，那就乱了章法。但是很快他就没有了这个顾虑，日本人下棋非常守规矩，而且走错了也不悔棋。这使他觉得这日本人不像人们说得那样不讲理，甚至还觉得日本人棋风很好，一个人上场，其他人一句话不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一般。一连三个人败下来，都没有耍赖，只是最后一个鬼子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还被日本军官拦住了。这使张老大觉得日本人在棋局外撒野来横的，一进入棋局却很讲道理。这就壮了他的胆量，收过日本人的钱，大大方方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手指棋盘也理直气壮说谁还敢上？不怕输的接着上，并且觉得说得还不够，又手指身旁的一个石头说，你们看好，我输了就碰这块石头，碰死在这块石头上。话说到这份上，就有点欺侮日本人棋弱的味道了。

日本军官一句话没说，慢慢解下佩在腰里的一柄长刀，那柄刀很长中间还有点弯。日本军官把这两柄长刀递给部下拿着，他走过来，坐在了棋摊儿前，而且一坐下来，还对张老大点了下头。接过了张老大的挑战。

这才摆开了真正的赌局。这也是张老大渴望的赌局。总不能死在一般鬼子的刀下，死也要和当官的战一盘，要死就死在这柄长刀下。他觉得死在这柄长刀下比死在那精短的刺刀下要值。

他也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棋局，是他一生最后一次的棋局，下过这棋以后，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够再下棋了。和这日本鬼子的官下棋，和对阎王爷下棋一样。由不得开局之前抬头望了眼村庄，又望了望远处的田野，村庄静悄悄，田野也静悄悄，只有阳光热烈地铺满了他的棋盘。

棋局摆开了。

### 三

那天的棋局，是张老大一生经历的最险恶最残酷的棋局。不仅仅是赌注吓人，张老人在赌掉了两条腿以后，又把自己的脑袋押在了棋局上，而且那日本军官非常精熟中国象棋，这却是张老大不曾想到的。张老大确实遇到了强手。后来张老大一再强调，那狗日的日本军官确实下得很好，看着满脸杀气，一开局脸上就平和下来，这是最可怕的。这家伙从头到尾不松气不急躁，运气解棋不慌不忙，这态度让张老大心惊胆战，第二局中盘时，张老大才把自己的情绪稳住。

说实话第一局张老大是险胜。甚至作为一个棋手，他还怀疑到第一局对方并没有使出浑身本事，有些试探虚实的味道。但从第二局开始，双方就紧紧咬在了一起，中盘过后还没有分出强弱，残局角逐中，张老大也只是比对方多吃一兵，才以微弱优势拼成和局。这个和局给了张老大很大的启发，他突然从战略上找到了一个优势，那就是紧紧抓住对方求胜心切不放，占不了上风就与他拼和，并且通过逼着对方拼和寻找棋局上的优势。这个战略起了作用，几盘和棋拼下来，对手出现了急躁情绪。这就使日本军官进入了战略的误区，一盘一盘杀下来，厮杀到天黄昏时，没有能够战胜张老大一盘。

从第一盘开始，到最后六盘，张老大记着总共下了十盘。两个人都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时间流水一样在棋局里漫过去。日本军官就站在街里撒尿，张老大把尿撒在自己裤裆里。十盘棋拼下来，有六盘拼成了和棋。水平相当，张老大不动声色以主动求和占尽了优势，反而胜利了四盘。他咬着牙守住了自己的阵地，立于不败之地。

象棋这玩意儿又不能上刺刀，完全通过棋局来表现棋手的胆略和智慧。这就使日本军官一局又一局拼下来，始终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这场残酷的马拉松式的棋战，把两个男人的毅力和智慧都逼到了极限。天黄昏时两个人都走到了自己智力和体力的边缘，实在是太疲倦太疲倦了，日本军官站起来，结束了这场棋战。这日本军官虽然输得满脸杀气，却拦住了部下伸向张老大的刺刀。他站在那里看着张老大，枪口般的眼睛黑洞洞阴森森，一言不发陌生地看着棋手张老大，好久好久才向张老大低了一下头，认真地说：

“我的，输了。”

“没事儿没事儿，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的，输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看到对方表示认输，张老大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从棋局里还没有走出来，忘掉了对方



是日本鬼子，也忘掉了自己的生死，连忙说客气话。那时候他把日本军官完全看成了棋手，就以一个棋手应有的品格，对失败的对手宽厚地笑笑，表示了居高临下的大度和亲切。看到日本鬼子哇啦叫起来，列队出发，他才意识到他们要走了。

这队日本鬼子站好队，日本军官骑上大洋马，徐徐向南走出了村子。从骑马开始走，到走出村子，这个日本军官再没有回头看棋摊儿一眼。他活活就像一个败军之将，从这个村子退了出去。

望着慢慢离去的日本鬼子，张老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惊呆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像看着一个恶梦一般。看不到鬼子的身影，听不到那马蹄声时，他才相信了这是真实的事情。于是忽然觉得心慌冒汗，全身虚脱，眼前金星乱冒，村里的房屋和远处的田野开始旋转，天转到了下边，地转到了天上，接着只觉得轰然一声倒塌房屋一样，他昏倒在了自己的棋摊儿上。

他在昏倒时，脑袋溅起了两个棋子，一个飞起来射落在近处，一个惊动起来在街里滚了很远才慢慢停了下来。

看到他战胜了敌人，夕阳收起最后一抹余晖走下了西山头。田野放心地隐进了慢慢升起的夜里。麦海忍不住翻起了一波又一波喜悦的波浪。夜雾漫过黄昏温柔地拥抱着他。夜风赶来轻轻地抚摸着。村里的房屋挤过来，把他围起来，表示着对他崇敬的心情。我们的乡下的棋手就躺在这古老的街头歇息着歇息着，等到月亮升起来时，他才徐徐醒来。他一醒来，就双手抓住两个小木板凳，在村街里兴奋地来回走动，一边没命地对远山吼叫着：

“乡亲们——回来吧——”

“乡亲们——日本人走了——”

多少年来，他没有这么狂放地大声叫喊过，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现在他放开自己，在这胜利后的山村的夜晚虎啸般地吼叫着。这种吼叫让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愉悦，他觉得他在自己的吼声里站了起来，感到了作为男人作为棋手的骄傲。从此他就害下了这个毛病，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里，当他感到沉闷和压抑时，当他再也受不了生活的压迫时，就突然发疯一般吼叫起来：

“乡亲们——回来吧——”

“乡亲们——日本人走了——”

这么拼命吼叫一阵，浑身上下就感到了轻松，就觉得身上有了力量，就觉得再苦再累的日子也可以挺过去了。可是当他每一次吼叫起来时，村子里的乡亲们却说，这个可怜人又神经了。好像人们从来就没有理解过他的吼叫，在心灵深处也从来没有呼应过他。小时候在深夜里，听到这吼声时和听到狼叫一样，让我感到过害怕和恐怖。

现在经过回想，我读懂了这吼叫声，沿着这吼声走进，就走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棋手心灵的深处。张老大通过自己的吼声，穿越了几十年时光，回到了历史上十字街头这一个时刻，回到了这一个时刻的胜利，重温了一个男人一个棋手人生的一个片断的辉煌。

当年他把双腿留在了家乡，两只手抓着两只小木板凳走上了乞讨的路。他走呀走呀，

怎么也走不出自己的屈辱，怎么也走不出自己悲剧的命运。在到达我们村子时，他由于疲倦，体力和心力的同样疲倦，对生活对人生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彻底的绝望以后就住了下来。住下来以后，在门前栽下了将来做棺材的小树，又去看过乱坟岗，这一切都在说明他在等待着死亡。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棋手，他的心灵的太阳落下去了。然而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的到来把他逼到了命运的死角，斩断了他一切求生的退路，却给他提供了一个男人一个棋手重新升起心灵的太阳的机会。

难道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一些重要机会的把握？

张老大没有退却。他无处退却。他的退却就是他的进攻。他把他自己的脑袋押在了棋局上，通过棋局战胜敌人。并且，更要紧的是通过战胜敌人也战胜了自己。于是，命运出现了重要的转机，随着他走进人生的辉煌，他在他自己的辉煌里获得新生，他也丰富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他坐在自己的棋摊儿前，看着三个对手在棋局上倒了下去。最后又看着日本军官在昏昏里站起来，久久地望着他，那望着他的目光由强烈转向暗淡，最终向他低下了失败的头颅。

那一刻他忘却了生死，他的真正生命在棋局上，他已把棋局外的肉体置之度外。面对着凶恶如禽兽一般的敌人，他无所畏惧。而且还居高临下表现了一个棋手的大度和亲切。无疑，这一切，他的棋艺他的胆量他的智慧他的气势以及他的君子优雅风度都致命地杀伤了对手的心灵，把对手彻底击垮了。

日本军官没有在离开时杀害他，是因为再没有力量举起那罪恶的心灵的战刀了。

张老大是残废人，双方一开始就没有走进肉体厮杀的战场。他们的战场在棋局上，这是一种心灵的厮杀。而这场战争已经宣判了日本军官的死刑，他已经在连连的失败里陷入了屈辱。打捞自己脸面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对手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时刻，他的心灵已经在对手面前倒下去了，再也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把战刀举起来了。

日本鬼子通过这场棋战，在这个棋局上才真正败了下来，举起了投降的双手，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无疑，这不仅是抗日战争中，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最残酷的战争。这个十字路口，这个棋摊儿，永远作为惊心动魄的战场而进入了历史。因为这场战争一开始就越过肉体进入了心灵，通过棋局切进了抽象，这是那种不被军事家所注意的，却被艺术家和哲学家所格外关切的完全的形而上的战争。

如果把通常的战争称为外部战争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形而上的战争称为内部战争。

一个民族战胜一个民族，一个对手战胜另一个对手，甚至一个人战胜自身，都是要通过形而上的战争才能吹响胜利的号角的。

这场历史上的形而上战争，不仅以它的胜负影响着外部战争的结果，也以它生动优美的尾声对战后的和平进行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开始了孕育。

日本军官失败了，他在黄昏时站了起来，他站在自己心灵的黄昏里。伸手就拦住了伸

向对手的刺刀，掐灭了自己部下的野蛮和凶残。只是举目久久地久久地望着对手，最终向对手低下了脑袋。然后他头也不回，骑着大洋马走进了自己的失败。

日本军官在低下自己头颅时，向着残废着双腿的中国棋手认真地发自肺腑地说，我的，输了。连说两遍。那承认失败的形象生动而真实，没有一点点虚伪。那承认失败的勇气和诚恳的态度，让张老大吃惊，深深地打动了胜利者丰富的情感。甚至引起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重新估价，不但使他没有看不起失败者，还对失败者产生了隐隐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意。

张老大听到日本军官竟然说我的，输了，一下便有点不好意思。他连忙说，没事儿没事儿，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同样连说两遍，话语质朴又诚恳。这时刻张老大一下向对手展开了自己一个中国棋手的善良和大度，给了失败者无限的同情和怜悯。这天他在胜利后没有不可一世，没有侮辱对手，反而用发自内心的话语温暖了对手的心灵。这时刻，日本军官被感动了，骑马离去时不敢再回过头来，让对手看到他的羞涩和软弱。他走进了夜雾，走进了对于战争的背叛。

张老大坐在棋摊儿前，就坐在他刚刚燃烧起来的辉煌里。他从来没有坐得这么舒服这么迷人过。目送着对手慢慢地离开村庄，他感到了一种强烈地刺激的快感。当再也看不到对手时，大街上只剩下一个棋摊儿，这个黄昏只剩下他一个残废人时，他才忽然感到了空虚，这空虚感使他的身体开始虚脱，使他觉得天旋地转，昏倒过去。

他的空虚传达着他一瞬间感受到的孤独，也传达着他对对手不可名状的依恋。一对棋手两个男人，在他们厮杀的同时也沟通了情感，分别使他们永远走进了对对手的回想和怀念之中。这也许就是最早传递出来的和平的信息。

我甚至想到，几十年后的中日友谊就是在这一天的棋战里埋下了友谊的种子的。这一天的棋战给几十年后的中日友谊最早地架起了心灵通往心灵的桥梁。张老大无疑是中日友谊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友谊从来都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的，有力量的人才有建设友谊的能力。

战争真是个怪物，它让人类之间残酷地拼杀，又让人类通过拼杀的残酷去沟通情感增加了解。这大概就是这场棋战的形而上意义。

## 四

本来张老大已经走进了人生的低谷，这场棋战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人们从可怜和怜悯转变为对他的尊重。

不仅仅只是张老大自己介绍，那天没有跑远的几个村民躲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也看到了十字街头棋战的远景。并且，是他们最早听到了张老大拼命地吼叫，走回了村庄。甚至过后他们比张老大讲得还要玄乎，竟远远看见日本鬼子排着队一个个接着上，一个个都让张老大打败了。山民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力，因为想像没有危险。

日本鬼子走了以后，回到村里的人们看到上村下村都烧了房子，本村却没有遭到破坏，